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一

表

劄子

奏疏

碑文

記

鄱陽縣志

目錄



藝文表 劄子 奏疏 碑文 記

晉表

辭位歸國表

陶侃 邑人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憤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塋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一本晉史作勅于義為長國臣修遷改晉史無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表

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邱與于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遠于此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導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祭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宋

劄子

奏疏

減貢金劄子

洪邁 郡人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之額與他州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緣為奸豪商操權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罔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為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郎魏安行特示左藏以他州攀例為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劄子

二

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泉兩司之數乃若干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于敷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劄盡免苟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為甚少在一州為甚多况民力極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直降手詔罷河北權鹽父老歡迎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井自嫌隱嘿不言儻蒙聖慈不以臣言為過願勿下有司徑以御筆蠲減令本州量數措買不得仍前科歛民困稍蘇此患漸息仰請恩旨特賜宣示干犯宸嚴無任惶懼昧死投進乾道二年十月

四日具劄子

舉彭汝礪疏

范純仁

臣近曾具可克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為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于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聰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三

正身回俗疏

彭汝礪邑人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禫于無所終始者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于無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于此非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于驕淫而不禁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

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貳者持其長非所以瀆萬民也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于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于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于信而非止于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于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鄙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四

之不嚴歟所求于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于臣急于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嘖呻俛仰撫四海之外惟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濶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為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瀆律也及陛下以瀆令進之而無不言瀆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質

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
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人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
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
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陳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
濶也考之于古竊以為庶幾焉唯陛下念之

明

歷日疏

董軒邑人

成化十七年某月某日直隸真定縣儒學教諭余正巳奏
稱見今歷瀆氣朔爭差蓋由歷代造歷因循唐歷之弊今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五

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開坐造冊具奏乞勅部精加
攷訂奉旨下本部勘議得余正巳所言自堯即位甲辰至
今戊戌凡三千八百四十五年的得四十四度餘一十
七年蓋每章盡之年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故今歷
冬至朔閏月三者皆差良由因元舊歷推算一節竊惟歷
日乃正朔之書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必改正朔以立一代
制度以新天下耳目誠為政之先務經國之重典也借使
置閏或差則春入于夏而時必不定矣子入於丑而歲必
不成矣積而至久則寒暑反易分至啟閉舉非其時農桑
庶務盡失其候又何以况釐百工致庶績之成熙哉故唐

堯之歷必考驗於昏中之星近代之歷必測驗於日月之食蓋欲濫不違天政不失時也太祖奄有天下肆命監正元統等參考歷代四十四家歷濫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元造大統歷頒行天下訂正精詳超越千古英宗又置璣衡簡儀圭表等器於觀象臺考驗愈密歷濫愈精迨今百有餘年每遇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之於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蓋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余正巳所言戊戌年當置閏十月而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必差晦朔弦望既差則遞

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并所躔宿度必俱差錯無疑矣今何為而不然乎况戊戌置閏而上之至唐至漢中間二千餘年歷家所置之閏皆所當改作算日月交食必皆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矣今按歷代史臣所書惟宋乾德天聖慶歷三四年間僅有候之不食其他何以不盡書乎臣等又看得本官奏稱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朔望有自然之閏月十有九年七閏此皆自然之冬至也日月交食此自然之朔望也斗指兩辰間此自然之閏月也豈人力私智所得而損益哉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而人有自然之數以自然之數求自然之運則雖千載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故顓帝命重黎以司天地唐堯命羲和以宅東西宋
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
之候氣以致耿壽昌鑄渾天之儀虞喜何承天諸人立歲
差之濫又安在不假於人力哉今本官自以已意創為七
十八年之約濫每月大小相間編排有合朔而無弦望正
是以區區小智強合于天與前之所言自相矛盾矣

諫南巡疏

余廷讚 邑人

臣聞璣衡旋運而辰極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衆水必朝
其宗是以天子即位曰登極大君繼世曰宗子天地之大
義古今之至理也故恭己而南者享無為之治而八駿周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流者見國事之非肆我祖宗稽古為治每歲惟南郊一行
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郵之驚亦不過命將而征誠
知朝廷乃四方之極君身實萬物之宗用能臻太平之盛
至百六十年之久仰惟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
古舊章已逾一紀頃之西北少靖親御六飛汎掃妖氛間
關半載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泮渙之休而無復省方
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
知攸措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為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
不惡勞欲逸櫛風沐雨孰安於龍樓雞帳之嚴涉水登山
孰逸于桂掖椒房之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

裏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由而國用之盈縮係之今茲南
巡舳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
便是其不可者二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此
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未獲少痊而鑿輿又幸
其地臣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旱是其
不可者三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沂江南黃河天險聞者
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貲之軀甘此不測之
險是其不可者四夫一日萬幾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
之裁請往復動經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為甚是其不可者
五况天下大噐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

則深宮固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此而意外之患時或
有之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
是其不可者六荒凶相仍盜賊充斥地震乎下龍闕乎上
其所以警戒者至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
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其不可者七古
之人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親征亦必有太子親王監國
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
藩府大本未定是其不可者八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
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
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

効之憂况又以逸樂趣之哉是其不可者九夫帝王舉動當順天意驗人心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臺諫繼之部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逃之微亦極知其不可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伏望皇仁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英主無難于改過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按白中丞通志謂武宗南巡一時疏諫者舒修撰國裳詞最激烈明史立有專傳余廷讚疏反覆千餘言其剴切不下於舒獨不得立傳云云因并識之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王守仁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九

近該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等處住劄尅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為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為宜具本啓奉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五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齎前去少

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
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益府出帑餉軍
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
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皇上
特勅獎勵以彰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為宗藩為善之勸
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乞休致疏

陳文衡 邑人

臣待罪湖廣叅政專一督理漕儲凡職所當為與力所可
為誓竭駑駘以圖報稱臣之心也其或職本當為而勢不
能以必為左牽右掣淹阻國計此則臣之遭也方今邊鄙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

多事漕例加嚴臣早夜兢惕時勤催趲然而見之施行意
見間有未孚權力誠有不逮與其畏首畏尾自甘瘵曠之
辜孰若明目張膽直陳其故以決去就請據實言之湖廣
兌糧水次嘉靖年間因城陵磯淤淺改至漢口又因廠灘
水衝改至陳公澗軍民相安非一朝一夕矣近以城陵磯居
民免鄉官艾穆求復兌軍揭送各衙門時漕運總督陳于
陛不以為然而巡撫李禎獨毅然欲行其說遂行多官集
議上而司道下而府縣遠而衡長之民近而武左之軍萬
口一詞俱以城陵磯為不使其稱便者艾穆一人耳且穆
所指陳公澗七苦第謂衙門員役需索作奸只當懲其人

何必易其地也會城咫尺兩臺諸司耳目至近苦且如是城陵磯去官司甚遠奸竇尤多苦豈止七載楚俗慄悍駕馭為難乃舍省城而就荒僻之城陵磯其亦不戒于昔之覆轍者又况夾河水涸難容多艘逆沅而上道遠廢時此僉謀之所以未協也至于濟河之說尤屬難通流沙隨濟隨淤工費奚止萬計當此民窮財盡之時狗一人之情與必不可成之後國計謂何臣一念愚樸欲為軍民熟計長便明知禎意向有在不敢阿狗亦度禎顧恤名義當不以此罪臣也及漕司以城陵磯不便具奏經奉欽依于陳公澹漢口分兌然禎則以城陵磯便請亦奉欽依咨臣遵照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秦疏

十一

臣謂二十年以前漕儲諸務應聽撫臣裁奪已後既有成議應照漕司施行今一事而兩奉明文左牽右掣誠為阻礙伏乞勅下該部轉行體勘司道府縣多官之言與鄉宦一人之言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酌議妥當回奏以便遵行臣又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士人出處律令也臣舊為御史巡按宣大偶以事為柄臣所銜致調外任凡七年柄臣死稍遷南工部主事歷十有二年陞廣東副使凡四年乃移今職臣他年既不能媚柄臣以速富貴今日阿撫臣以就功名陋矣臣所羞也迂戇成性奉職無狀撫臣不加參論而又薦臣臣誠上負國恩下負知己所謂

不得其職宜去者臣職掌不明展布為難當去一以外察
指摘都御史當去二臣嘗舟行為風濤所驚遂病怔忡力
已衰憊弗堪稱任當去三并乞賜臣罷斥別選充補使臣
不遽填溝壑即跼伏田野有餘榮矣

劾首輔沈一貫疏

陳嘉訓 邑人

臣聞輔弼之臣忠清為政上者委身徇國輔佐太平美歸
於君而不自有其功次則隨事効規潔廉自守耳若夫誤
國之臣一曰庸一曰姦庸者固寵戀位隨人笑罵其術淺
姦者陰竊威福混亂朝政禍歸國家利歸私室其機深是
又不可以無辨者皇上聰明神聖留神萬幾真大有為之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一

君不世出之主也二十年來相趙志臯則以庸誤主至於
老死而不去及元輔沈一貫用事其貪險既遠出志臯之
上至於被論竊恐生平畢露復欲踵志臯之舊態希圖不
去臣竊觀皇上天縱聰明亦知一貫之決非正人矣或以
外貌默默畧似謹慎其納賄亂政之狀又未有以聞者臣
請得而陳之科道耳目之官也自古亂人國者必先杜絕
一時之耳目然後無所忌憚而得行其私舊有年例蓋使
科道有所激勸大臣不市私恩此祖宗密意而一貫欲箝
言官之口且塞後來之路凡科道考滿盡陞京堂志士竊
嘆為機械一設豈復知有國制哉古云大臣持祿養交小

臣畏罪不言亂之階也一貫自數年來有一不肖之言官密謀坐畫自甘入幕之賓有二三無耻之大臣奔走承順畧同頤指之隸臣向在長安聞之縉紳聞之里巷與臺走卒無不背指而言詈者一貫恃此羽翼肆然無忌受賄亂常無所不至若文政大吏舉自會推奉自點用皇上必不信以為有所私也而彼正欲借此名目始許之以為功後因之以責償如薊遼總督蹇達昔以論列胡然薦起則萬金之餽自川江以達鄴縣通之者舊寧波推官張以渠也播州之役楊應龍家資蓄積人人所知初以封爵鈎取陳璘致其載送後以科道他事叅論不遂致其怨恨合謀者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三

伊同鄉都御史江鐸也幸則為總兵孟宗文五千之金一入而鵠印懸腰不幸則為侍御賈應元五萬之講未終而鵠亭夜哭最可恨者一貫故語人曰我今日揭請罷稅持議若正收名若美而王維忠四十萬之賊何以全隱乎京中閔傳謂得王維忠五萬陳守馴三萬何狼籍也利在邊疆即取之邊疆叅游數百萬總兵數千兩尚書蕭大亨原任尚書田樂皆其分贓之人利在督撫即取之督撫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兩經考察畧不動搖則其與援之力叙功陞蔭金紫滿庭失事損傷則匿不以報毋論其門如市其難厭如壑即寵僕李四家累千萬京師朝之

曰二貫曰虜門謂其與蛟為敵而廉耻道喪又不足言矣
總之數年以來政治因循人工鑽刺貪饕黷貨者尊崇執
法操持者擯棄今以太倉之粟近支二年以老庫之儲僅
餘八萬虜婦既老狼子生心軍士脫巾束手無策語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此其時矣故政本一清則無不效而為
清政本一濁則無不效而為濁然其清濁之辨在百司則
易發在政府則難發何者百司之勢輕而彼獨重百司之
地遠而彼獨親親則探聽易工彌縫易巧重則氣焰易張
毒螫易肆雖有皇上之明威可畏而面彈之制驟未可復
矣雖有四海之公論難掩而草茅之論隔不得通矣又何
鄙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四

所憚而不恣肆乎伏乞皇上下奮乾剛將前後諸臣所論
一貫原疏盡數檢閱博採公論亟行罷斥即罷臣銅臣臣
所甘心臣實見天下岌岌之勢不容再裂輔臣欺蔽反覆
之狀難以理度謹據所聞上陳聖覽臣不勝情激迫切之
至

請止採礦稅橋疏

賀登選 邑人

日接部文撤寧二府開發礦金太平府起立橋稅等事臣
不勝駭愕夫礦金所在無有定處勢必深山大谷徧行搜
掘府縣地脉必至傷損流毒萬靈其害一發人墳墓拆廢
廬舍其害二百姓逃竄土田拋荒公私闕食其害三廣招

亡命嘯聚山林其害四稅糧無出軍國無資其害五百姓無所棲趾挺而走險其害六舉動不慎搖惑民心其害七有此七害甚非所以保安兆姓奠定社稷之至計也至於橋梁往來者不過負販小民日求升合權柴稅米爭利纖微亦虧國體伏乞睿斷概與停罷庶幾上下永固於無虞矣

懇終母養疏

賀登選

人生情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而大君尊則高天親則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臣苟情關天性事切死生不以誠投君父之前不惟人子之心不安隱忍困憊以至廢職功令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五

且繩其後矣臣則何敢臣母李氏孀居望七之年夙有痰症原任待罪行人勉遵母訓割養奉公然臣尚有一子弱冠代奉晨昏不意臣子病喪臣母悲悼夙恙頃發臣聞之驚痛欲絕業經兩次以終養呈請於臣堂官矣臣察得會典一款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亦准令終養自念微臣終鮮兄弟寡母以喪孫病危人世之苦莫此為甚即臣同官李植亦蒙垂念烏私予假省親况臣獨子慮闕宗祧菽水誰供引例既合情尤可哀伏乞洞鑒愚誠弘敷錫類允放回籍侍調醫藥微幸臣母獲延食息皆再造之生而臣當疆仕之年異日區區圖効犬馬誓以死生矣

國朝

請禁額外加派疏

史彪吉 邑人

國家之財用取足於正供此從來之通義也我

皇上體恤民隱愛養備至但邇來徵收不前欠罰日甚經諸臣之條議亦既悉其弊矣第有曾經申飭未實見奉行者則額外之私派是也若不立法嚴禁則

皇上之德意竟為有司所中止矣蓋今之州縣每有一項正供則加派一項名色雖多寡不等然或升合而加以分毫積而計之遂盈千百或一徵而派以數事合而算之遂浮正額小民剝肉醫瘡竭力以完私派反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六

致正供唯日不足尤其甚者該管各衙門吏胥俱需打點此輩之貪慾不飽則錢糧之數目不清以故有司必橫取於民以奉之幾以加派為必不可已之用矣臣請

勅下直省各撫按將申飭私派之

旨刊入易知單內使愚民共曉歲終責成該撫按取布政司并本府並無私派甘結彙報戶部以憑察核若有私派或經撫按發覺或經科道糾參司府一體治罪其州縣有私派者毋論入已公用罪俱與貪贖等庶立法既嚴人知警懼將見私派止而公儲裕民財阜

而國用有賴矣

請禁職官興販疏

史彪古

從來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民裕則國裕古人所以重藏富于民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小民爭利也近聞在外通弊凡文武職官身任地方或令親戚或令家丁多造船隻恃勢興販其始也發票牙行賤價以強販其繼也遍派鄉市重價以勒售商賈側目而視小民吞聲無訴以致貨物騰踴民生日蹙不知愚民自耕鑿而外全恃此土物貿易下以資生上以輸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奏疏

十七

課若盡奪其利而不少留餘地無論民不堪命即揆之身居職官食

朝廷之祿蒞百姓之上而反與販夫擔夫爭此錙銖其可鄙孰甚伏乞

勅部嚴議條例通行槩禁凡現任大小文武職官不許在本任地方恣情興販如有前項即以貪律治罪庶民生漸裕亦熙皞之一助也

元

碑文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虞集

番君之有廟於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
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國朝廷祐中郡守王都中以其廟
之久敝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
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別業
在永平門外平行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
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於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
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鉞將軍侑食守
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
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十八

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
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願神凝
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
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諡而惠者著其流澤故
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
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
守今浙省叅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
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
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
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

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陽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富卿相莫及位特進其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世世祚饒國建立為公于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十九

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于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煥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最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額廣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敞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有其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

未幾張世傑復饒上公事贈太師益國公諡曰文忠芝山
故居累罹兵燹蕩為莽區惟止水池在郡人故老至者靡
不興嗟猶想見公之精神風采而興復未克也今年春葺
亭吳公忱擢守是郡得亭故址遂與二守古巢張公玘判
守贊皇安公積善謀復故亭于止水之陽屬霽記以章示
來世霽嘗慨似道專柄時執政者方且諛悅取位稱頌功
德獨公歷忤之至去位而後已使皆如公之浮雲富貴必
能悟主改轍黜奸任賢宗社必不至于邱墟也及元兵壓
境一方守帥望風披靡賣降恐後使皆如公之一死鴻毛
必能死守襄樊天塹不下矣天固不欲宋之振也可勝嘆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五

哉公之去位死節閔係綱常如此想公烈氣精爽如日月
江河不可泯蝕而於故鄉棲止之地豈不眷戀也歟矧一
門兄弟死忠于國世所難有宜吾郡人焄蒿悽愴如或見
之蓋是亭之復匪直郡人瞻慕殆將風勵天下後世俾凡
食君之祿懷二心者聞之寧不懼哉有闕于世道誠大矣
復綴辭于後以俟祀者歌焉辭曰山鬱鬱兮紫芝水泠泠
兮湛池羨山水兮清且夷公于是兮卜居昔藥龍兮遊帝
鄉將徃觀兮恢八荒遇回飈而止兮奄忽其翔豈鬱邑而
侘傺兮痛宗周之不长歸尋故山兮爰鑿池于芳圃匪道
遙而容與兮日忽忽其將暮跼公身而死兮誓自止乎此

紛總總而往兮一門同其死時季方之被讐兮目眦裂而
怒罵寧捐軀以碎玉兮肯偷生而全瓦溘亭居之莽蒼兮
雖罔厭夫人心儵興壞而起什兮實有待乎斯今亭復巖
巖兮芝山同時池水漪漣兮番水同渙公魂來歸兮懷故
宇郡人不忘兮薦芳芷公雖死乎其身兮彼溷濁而孰昌
公不死乎其神兮耿千百世而有光

重建顏魯公亭碑

戴儒德興人

人臣死事有祀國之典也遺愛有思民之義也祀以王制
恒存思或五世必斬魯公在民之思在國之祀並永不磨
有亭于饒事見舊記蓋當肅代之時唐祚雖復藩鎮割據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三

聲援隔絕朝廷若無江南之饒生靈嗷嗷寄命盜賊公活
生齒於虎兕之吻而誅賞圓神莫可測識更生之仁淪骨
浹髓家哦人咏有非五世之可斬是以此亭與平原諸祠
天壤俱敝可也廢興不一天順間距今又八十餘年亭圯
不支歲嘉靖庚戌史公褒善奉璽書飭戎于饒一日過亭
致慨撤其故而新之初址濱湖易圯于震風嚙濤改度舊
址之北數十武地堅以塏斲材惟良無廢舊觀茨築加固
費出贖金工餉不匱增堂三楹于亭之南扁曰景顏橫廣
如亭有竒于是崇護嚴邃臺檻炳炳蓋視初制倍壯遂為
饒東勝覽始于是歲夏午迄于仲秋之晦郡守三山黃公

宗器郡令嘉和曹君禾徵記於儒子惟公職振武而政乃
右文新江文忠長沙王鄉賢名宦祠及新斯亭不遺餘力
非先其大者乎愚故原亭之作使民有感於斯文無替于
先民之思也銘曰東湖之東巍亭麗空厥亭疇思思唐魯
公公來饒守民之父母公去民思千古不朽維唐中衰公
倡勤王再造唐祚肅代垂裳逆類雖殄藩鎮跋扈紫蓋黃
旗各君其土羽檄旁午中土動搖帝宸旰食遑恤吾饒天
闈迢迢豺虎攫噬饒民嗷嗷何怙何恃公從天授五馬雙
旌公名左徙民實更生駕風鞭雷礫梟殲虎甘雨陽春萬
象按揭公仁如天公政如神張弛莫測天清地寧以教以
鄙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三

養飲食偃仰胥慶昇平室人抵掌曾未期月昇人奪公板
轅何及歌斷陸鴻乃摩崖石乃勒乃勳乃構乃亭有嚴有
翼湖光斜陽宛見公顏長松鳴颺恍惚公言惟亭仰止惟
民思只千秋萬年亭兮如始

太守張公靜涵去思碑

江和邑人

江陰張公以象賢高第繇計部出典饒郡歷七載遷江西
度支以行七邑四民幾百千萬戶所歌頌者不復殊不盡
也謀所以壽公者則在勒詞片石而以請于不佞和和則
火耄之人矣七年教澤敢曰不知而文采不宣則亦非能
言公者且自奏最馳封所為公言者再矣而於公何加與

其為吾言不如言七邑四民之言而已矣其言曰吾儕何
知但知我侯之人為從前所未有而侯之政為後此所必
不可無是言也非久于宇下未有知其誠然者也蓋國家
承平至二百數十年習窳而人玩求臻上治所在稱難而
饒為甚衝會重地瀕江湖連山箐陶工所聚走利者如鶩
又當閩粵孔道冠蓋續紛從風而靡易也欲與為矯變則
難侯初下車輿從寥寥青衣籃縷以紡具自隨人頗訝之
澣衣粗食華美之物一無所供旬蔬束薪與直溢于市價
人又訝之而自侯出之甚安也常顧其胥役而言曰此間
冷落若有家計且去而去者半矣受詞有期不過數紙質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二五

成而勢昂者或抑似其有成心何心哉負勢者先擬一勝
地而侯以理持平所謂人無常而徐公自有常也累月不
入一醵淡旬不杖一人鄱水清甘藹藹如也藩王師其德
縉紳事其賢而寅屬樂其職饋遺絕矣請謁不行過客即
極赫奕給役之外一無所贈不惟不憾而反以為賢其冰
操之共信也有如此旌孝弟勸力田清賦役嚴城守期與
民食無事之福時聞他警諸生有上書談兵者謹謝去民
間疾苦日夕以籌如船埠馬差二途並苦漕糧則軍民交
厲弓箭則上下俱窮公皆為之審權宜計長久積弊一更
人蒙其休焉小民恃其平易睚眦之忿亦且翹之黃堂悉

為平遣去所屬各職下及簿尉所有事皆萃于公他郡疑案上臺間以相畀太守勞乎哉乃辰而出午而退申而出終酉而退事事咸理而靜穆者自如史稱劉穆之五官並用以觀于公差不妄至若劉弘化行江漢一紙賢于數萬甲兵公真其人也教士七年則如一日四經試事務以求才一月兩課細閱深談寒暑不輟建閣兩庠鑿河十里以助地靈科名大振乃其培植則不僅數十年計也文行相迪無敢一言及私然而士氣甚貴皆有以自養云越二年公自上都來過饒謁豸臺士民懽呼塞道輿不能前公露冕示之若穉子之依慈母至午夜登舟江干一帶燈火相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二十五

隨漁村葦舍亦望而嘆息怪其不我信宿民情亦大可見矣天子旋晉公領江南漕督或兩都或中河偶見饒民殷殷垂問真父母之念子孫也如是者果可以言盡乎而亦有以約言盡公者曰公之清畏人知凡所到處則思濟人不待其言亦不令其知所謂中心安仁者矣人為從前所未有而政為後此所不可無信斯言也即碑以無字可矣

芝山書院碑

郡守張允掄

萊陽人

氣節天下之楨榦也招不來麾不去輔弼之臣死忠臺諫死言封疆之吏死捍禦有民社者死官守若是皆氣節也善乎古人虛實之論其於楨榦之義切矣君奭曰天惟純

佑命則商實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者無可恃之謂也氣節不振人皆以戀官全軀保妻子為心而無上不負天子之意是故利可誘害可怵生可倖死可奪一旦緩急掉臂而去而天子猶儼然於萬國贄旒之上而自以為尊且安者特寄焉而已爾學也者學為氣節也忠孝仁義入道之名多必有浩然獨往者振拔其中然後可以有立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芝山書院為郡大夫及諸生講學之所與胡先生祠近予時一詣講而顧瞻忠臣之几筵棟桷未嘗不徘徊懷慕想見其為人考書院創於萬歷之乙卯歲祠創於萬歷之乙亥歲其時相後先蓋先生之

忠彰而饒人之學奮同聲相應之理也學必有宗宗胡先生而可矣或曰士生盛明之世殺身成仁無所取之余曰不然學先生者豈必其遇哉學其浩然獨往者而已矣諸生得志行道為輔弼之臣為臺諫為封疆之吏為有民社者所遇不一而循職盡忠致身君上大節不奪異事而同歸若此者皆先生之徒也院中有五先生祠而史公桂芳列其次蓋理學也邈公之先與胡先生特為聲氣當時奸黨禍熾天下噤口以死事諸君子為諱而秉中先生家纂其逸事特詳其私心嚮往若此學者知宗史公而不知祖述其繇來掘井而不及泉也諸生勉乎哉予嘗訝胡先生

歿而其學不傳傳之者女貞姑耳觀其困頓功臣家崎嶇二十載髡髮塗面以自沉晦及放還依王安人紡績自給含辛茹苦終身不字鄉人饋食則痛哭思念先生年五十六而以處子老此其氣節雖烈丈夫何以加焉蓋古今所稱喪氣毀節賣人國而以身取寵榮者莫如五代之馮道歐陽修立論醜其出處至援負骸斷臂之婦人以羞之余極喜讀歐陽諸作非采其文詞謂其慷慨悲激有維持綱常名教之指焉學者不能為貞姑即馮道不能如李氏歐陽子之所深羞也諸生勉乎哉然予嘗論世如歐陽氣節表異當代觀其推重范希文以同道為朋而斥辱高司諫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二十七

至以為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此在後世不知嬰何等奇禍而罰止謫官卒得大用文章風猷震天下以榮名終嗟乎慶歷諸君子所遇之時不同也君子以氣節自命惟其循職盡忠爾遇不遇命也當其不遇去官殺身戮妻子可也氣節逆而取者也當其遇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可也氣節順而全者也若夫時值其逆而以順為正甘同妾婦覩顏喪耻若長樂老者氣節殆盡耳古今臣品與遭時大約有此三等後之人學為先生而憚於去其官殺其身戮其妻子也則慕歐陽修慕修而不遇慶歷之朝之盛也則慕馮道慕道而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者舉世

皆是吾見長樂老足以號召天下士類而廣其學也噫嘻諸生何從焉

余公祠碑

廷讚

張允綸

予少時讀皇明通紀至武宗皇帝下詔南巡在廷公卿百執事交章力諍被逮繫者七十餘人廷杖百有七人杖而死者十餘人未嘗不掩卷而嘆以彼時代迄今不過百餘載士大夫氣節迥殊邈如神農虞夏不可復追良可慨也及來守於饒歲祀忠臣有余公祠者攷諸故志廷讚其諱官行人司副即正德間抗章止輦死於杖下者也予益復增嘆士君子生晚近得披徃牒聞志士仁人之風詳其立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二十八

朝始終而資其觀感斯已幸矣况仕其鄉趨其廟瞻拜其遺像又輯故典而為之記如予不敏者豈偶然哉當時南巡有命大小廷臣爭之不能得於是行人諸僚連名抗疏而先生為首事奏聞武皇震怒逮繫錦衣獄尋命跪午門外五閱日曝烈日中杖五十貶秩調外以創甚卒於邸悲夫讀先生遺文條奏不可者十事指陳剴切憂危慮患忠愛感人古名臣奏議無以相尚論者率以忠諫被戮為先生傷痛予謂不然當其議激僚友慷慨倡先不以身無言責忘國家之難此其心豈猶繫戀軀命間誠為宗社生靈計安全耳卒之武皇感悟南巡中寢身死而其言得行此

先生之志也嗚呼先生真可謂得死所矣竊嘗論以彼其
時閹宦弄權海內羣盜蜂起幾成大亂世廟崛起而撥之
不崇朝而底廓清史氏以為聖德臻茲而不知人心風俗
憑藉使然何者士大夫氣節天下之本根如人身之有元
氣也朝廷有剛正不屈之風官可輕身可竄生可舍而是
非不可奪若此者與宗社終始此忠君愛國之士所為剖
心而爭也天下習尚視子氣節氣節振於上世皆知舍生
取義為足法而遺親後君為可薄人心正風俗淳矣元氣
克乎身雖有一肢一節之病投之以醫則霍然起何者藥
有所施也是故閹宦橫誅之而已盜賊猖滅之而已祖宗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碑文

二十九

之德澤官府之法守生民之思服不以一方之擾一二人
之壞而頓易其初是以聖明繼起可運掌而登太平勢有
所因也嚮使正德之朝縉紳喪氣毀節持祿苟容盡如伴
食中書輩後進之士轉相倣倣嗜利無耻幸君國之災天
下靡靡日趨於頑鈍如人氣虛而病痿雖有聖德欲崇朝
而奏廓清蓋未易已絲斯以觀先生氣節豈第畢一身之
事而已哉故志述先生行質訥醇篤與人交出肝膈相
示雖戲言以為實其生乃若此嗟乎此正先生所以能
成其死諫與夫人嘗患多士大夫之巧宦皆智多者也
利害戰於中趨避熟於計雖坐視朝綱顛倒封疆破壞而

可以無患於已固將安之又况身無言責而望其血濺丹
墀急國家之難也哉先生贈爵太常寺丞諭祭蔭子事在
嘉靖元年饒郡有忠臣祠四宋洪公皓江公萬里我朝胡
公閏而先生乃為百餘年來一人蓋天地正氣薪盡火傳
間世一鍾雖否塞陵夷挫折禁錮而不可以磨耗此綱常
所以長存乾坤所以有立也近世自魏璫煽亂縉紳之禍
酷於逆瑾今士大夫氣節視嘉靖間何如其亦有聞先生
之風而興者與予述為文而勒諸石將以興乎後之人也

宋

記

州學記

余靖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十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
孝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衰然稱為循吏
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刻僭雍偏祖
功宗德翱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
學廣延哀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海倅移守鄱
陽舉遺修要事無不緝一日集其僚謀曰今天子思得賢
俊基固太平詔啟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
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為本卿佐修之于國父老修
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右塾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
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于

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皆學之制也蓋為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于是即其基於東湖北偏經營之郡秀民爭出資以佐其費乃命從事胡宗堯籍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于是令畚築購梗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督一本規矩遠枕城闈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羣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期年而有成凡為屋百二十楹畫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乃奏署屬縣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十一

宿儒胡寧以為表率真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西山記

洪邁容齋

天地發育萬物孳成於西故名山川多在西今夫所謂瑤池崑崙閻風元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而中國指為西故其挾扶輿英淑之氣渙而他之雖一岩壑一觀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娥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鄧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

初月較奇品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或然僅逮數一二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芝山而重淵複澤吞包太虛無盡復峰集西偏盤洲野處之所擅已當之矣非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陽冰書山南西道運額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為西山立亭於道上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當竦然改觀也起瓊樓訖江月巨細二十二扁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

遊芝山記

錢時
淳安人

比閱鄱陽志慨想山川勝槩欲一往觀焉未暇也乃九月九日偕計仲舒小子默過九眼井出永平門趣薦福登莫

鄱陽縣志

卷之十六 記

三十一

莫堂覽諸名碑奕奕有生氣獨率更片石以奇取禍不復可見爾有挾風鑿術者便翻兩吻所投非所好令人倦答以詩云知君滿眼皆公卿却來林下尋幽人幽人骨相何足齒獨有此心拈向君拈向君君試相不分部位難名狀楚東門秋沉沉碧天無際冰輪上浮洲縹緲出東湖中與薦福相掩映水未落未可褰衣去詩云一旬兩度到湖邊漫漫長堤尚渺然說着蓬萊三萬里浮洲咫尺遠如天天慶東營小室曰朝陽屈曲而入內稍留邃繡衣嘗憇止為禱晴愛朝陽也余亦淪茗留數刻非留斯室也對朝陽愛繡衣也詩云見說輶車屢禱晴痴雲隨手展朱明面墻

蓬筮消題品賸喜朝陽有鳳鳴循城而北上楚東閣留短
句云舍車步城堞波光渺彌望高閣雄楚東勢挾江湖壯
景勝翻作愁目歛不忍放憫彼堤南北屋向水中堊猶有
昏墊民避地巢其上尋紫極觀觀僻在城隅宛若村曠黃
冠潔窓戶殖花竹相娛頗有致世路多艱復成感慨云玉
立窓前竹懷哉頗未忘主人能好事領客遍山房隣柝時
方警僊家日自長老天回泰運借榻臥羲皇徑靈芝趣土
素松門蒼悄懷范王兩賢云入城復出城曲折芝山上木
老寺逾古宅幽秋倍壯升堂如入谷肅肅生氣象西階范
老詩東壁梅溪像穿廊端西出躡苔磴擁翼而升得五峰

趾叅差淡碧出杳杳平湖落照間宛轉東南有曰江湖偉
觀曰烟霏面勢畧同各自成趣然名勝高躅不專在是詩
云極目平湖接太空匡廬隱隱夕陽中兩賢偶爾詩留眼
千古名高五老峰其極曰一覽尤勝絕隸人爭指似某山
某縣某山某州吾不知也右番江左廬阜抑又竒矣詩云
着脚鰲頭勢突空恍然飛出水晶宮番城烟鎖重重柳廬
阜天垂淡淡峰士女嬉遊鏗鼓響山谷余方愴切念天地
間美景賞心多許虛度小子忽從旁歎衢民可憐遂成古
調去年遊齊山春風酣鼓聲隣柝迫饒信調遣無寧時今
年遊芝山民方免佻衢寇三縣焦復迫徽與池微生良

孔艱昭代何多危等閑嘯一夫輒爾煩六師赤子東江民
賴有皇華咨恩深死不貳隱若山四維井里酬佳節熙熙
恬不知羣遊入郊原鼓吹相追隨默也坐大息忽為衢生
悲一悲動萬感適亦契我思天地本廣大元不分藩籬干
戈何當休四海同熙熙薄暮言還從者導由傍徑輒悵然
曰勝遊可再乎復尋故步徘徊五峰而後返詩云欲行還
坐儘凝眸何日重來到上頭緩步不妨尋舊路便如曾得
兩番遊是日也芝山為最又最從容詩最多特書之以為
遊芝山記

歸來菴記

劉辰翁廬陵人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四

歸來者古心先生石山菴也先生生於林塘老於同野死
於芝山之下死而不死者存於宇宙不死而死者人心是也
嗟乎歸來乎歸來乎四方上下其何歸乎昔者聞之大禹
曰死歸也歸有幾有戰敗而歸者有去家愈遠喪其所挾
而歸者有呻吟中路流離悔恨而不得歸者有赴蹈不顧
毀傷其面目者有優游卒歲全名於牖下者歸有幾嗚呼
人謂之不死奚益東坡謂延州來季子庶幾不死然終春
秋之世餘皇姑蔑之不返甬東泰伯之不祀復能蕭然人
間若無意於去來者則吾亦不知其何心蓋不死而死者
人心是也悲哉是菴為先生之所手築意其魂魄猶不忘

是間舉復之道於此乎於彼乎未可知乃作山中歸來之
歌作歌者誰先生之門人宋玉也歌曰臯歸來兮山之陽
高冠青雲兮擁白露以為裳遇子卿于盛漢兮十九年而
牧羊天荒荒兮日星無光地茫茫兮兩乳雷琅瑩篋哀兮
湘瑟御過平實兮玉堂臯歸來兮山之陰而為閣兮宮沉
沉清風時至今芳草滿林山空無人兮援啾啾而夜吟父
前而弟後兮熙春載臨忽相顧以流涕兮又痛哭而不可
禁彼紫芝之垂絕兮遺我哀音菴成于某年月日記成于
庚辰十二月

元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五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
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
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
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
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構締必堅鎮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疎
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斲兀作室之道備
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
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為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
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辨嚴矣

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享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得不為之記哉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六

之堂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永福禪寺重修塔記

葉蘭邑人

饒居大江之右土風勝槩素稱甲郡郡有禪寺七所而永福為最也按其寺始建于梁之武帝天監元年壬午帝弟鄱陽王恢母費氏瞽雙目王祈于佛有感復明遂施宮為僧寺名之曰顯明蓋寺自恢舊制宮宇垣址周圍達路至唐改曰隆興又曰大雲宋改永寧賜甘露以立戒壇天聖二年甲子寺遇天台山壽昌寺巡禮僧用言寶倫二大士乃於寺東厥土既良樹造佛塔一座浚地下及三十餘尺

寶基二級上壘七層極頂屹立三十餘丈於是遠邇所瞻咸稱郡之有茲塔也元世祖十有三年丙子總管常侯福生以武功賜虎符而牧於饒食邑終養侯既老慕佛氏教凡寺之異居者三十有六侯收併律為禪遂斥大之凡營治百工並作越三年而成率侯之力也侯首迎郡之天寧沃田厚禪師為開山第一祖主其寺侯致事之歲第二代雪村性禪師以甘露獻于朝改賜乾元萬壽永福禪寺且繼者皆名譽碩人徃徃卓為諸山之範也國初寺得雪村杞禪師居之甚能聖像佛典且有所賴也師來視寺塔傾脩之未畢師寂而逝誠為有所失也明年郡之大夫士視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十七

永福大刹豈可久虛師位歟聞心鑑紹禪師重厚有德有文宜禮而延之師不復辭於是來寺按寺自沃田厚禪師至心鑑歷十有一代傳之幸無乏也心鑑由天蓋大刹領清安而出住臨川之白揚盱江之法水悉彰彰有能聲迺洪武十有四年來寺首葺千佛閣又一年率寺之耆舊重修三門又次第莊嚴千手千眼菩薩捏塑如來等像及鐘鼓樓百爾器備獨以佛塔年久頽弊非薄力之可為也心鑑力勸耆舊善人議相克合以勗其躬材良工勤實其交慶咸際盛運仰祝皇圖億萬斯年切記寺之本末事實併載茲時共緣之士庶幾後世有所知者郡之文士章公復

庵洪公善初來請文勒諸石郡人葉楚庭遂為之書
明

重建薦福寺記

胡儼南昌人

饒之薦福寺名刹也元季燬于兵踰六十年至永樂甲午
杭之再興寺僧自明來與其徒發大願力及薦福之耆舊
相與協謀計寺之歲入不足以有為乃求諸人施木陶甃
輦石鍛金積以歲月鳩工聚徒奮然興作于瓦礫灰燼之
餘于是建大雄殿五間高七丈廣九十尺從不及廣者三
之一中肖三佛像旁列羅漢十有八後為甬壁狀海山立
大士于其上法堂五間在佛殿後高五丈從五十二尺廣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八

加于從者四十尺堂之東西列諸天像天王五間在佛殿
前高二十六尺廣如殿從視殿不及者又殺焉中為四天
王各一丈五尺其前樹千佛閣閣之上有千佛像下為金
剛二其高等天王法堂之東彌陀閣上為淨土佛法堂之
西曰觀音閣上為觀音三梵像閣之前有清隱山房乃有
妙栖禪之所閣之後亦有閣曰永壽祀自明也毘盧閣三
間奠方丈後齋庖僧舍列觀音閣之東西又有莫莫堂相
傳為范文正公所作寺之修建大畧如此寺去郡城東五
里在督軍湖之北其初名開元郡志云即唐容管經畧使
戴叔倫書堂也大歷建中中閩僧慈濟者往來督軍湖常

與虎俱人異之時王舉節度江西表叔倫居幕府王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饒寺有歐陽詢所書薦福碑真卿作亭覆之曰魯公亭由此而言詢貞觀初人先叔倫百五十餘年然則寺之立非始叔倫明矣且所謂薦福者唐初京師佛寺有是名其碑詢書固宜而饒之有是碑必傳刻也但不知寺名薦福始于何年爾又慈濟號大同乃懿宗咸通中人後叔倫八十餘年而叔倫之捨宅非慈也寺之本末如此不可強同姑俟知者凡寺之興作皆資于他人今之寺巍然煥然傑出湖山之間適當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斯民樂于生聚仰事俯育各得其所而鄉邑無鬻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三十九

鬪爭兵革之患且六七十年矣故其徒得以遂所求而有所為者盍亦思其本哉雖然世之學佛者多矣大率從事于外營營衣食不異衆人者十常八九求其若自明有妙大有為者固于其中百不一二見焉又聞其立志之堅操行之篤忍辱含慈攻苦食淡能為其徒之所不能為盖于其教有足稱者故為之記正統七年壬戌二月朔日

重脩提牢廳司獄司記

王守仁

弘治庚申七月重脩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

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脩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已意創為木閉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綫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

大小人事微而謀室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為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為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脩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湖山勝遊記

胡士彥

邑人

江山畫圖乾坤猶化筆也雲物煙霞汀洲島嶼林巒泉石花樹禽魚皆畫圖之所有不假丹青亘萬古而常新矣文

人墨客形諸詞咏則畫圖之所品題而昭垂于不朽者也
昔稱名勝若白鹿武彞之幽曲錢塘西湖之奇麗鄂渚滌
陽之吞吐環列誠可謂甲天下矣然白鹿武彞以朱晦菴
講學勝錢塘西湖以蘇白二公建築勝鄂渚滌陽以范歐
二公之文勝山川有待于人詎不信歟鄙脉發自九華透
迤八九百里而盤踞於江湖之會淵岳雄峙氣象萬千乃
不稱聞於天下者何哉凡以品題之無其人耳薦齋山人
雅好山水未第時卜築北郭之外宦歸構屋一區枕山面
湖溪流襟帶左右而東南諸峰鬱鬱葱葱時來佳氣雖居
聯城市不乏林泉之逸興也有樹臨湖來清風而觴明月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一

與點之意遑遑得之吟弄間泛舟而東則薦福諸山戴公
叔倫故址也舊有百花洲萬松關今已埋幽徑而成古邱
矣山人思復而補其未構構數椽於蕭寺之旁為百花苑
苑植紅白諸花菓間以黃紫諸卉春日惟熙臨觴燕客芬
香盈席霞錦雜陳前有古樹千章參差隱日尤蔚秀可觀
其左為二蓮池蓮有紅白二色亭居中央長夏與客彈碁
香風襲座煩暑頓祛時或放棹清波採華掇實以供籌勸
扣舷擊楫以發浩歌醉卧于雲水之鄉不知天壤間復何
所有也右為五桂亭山人手植丹桂一株黃白各二株秋
半坐亭上則芙蓉爭妍竹梧交翠夕而金風漸起華月既

升漁唱樵歌梵簫戍角來鳴鶴之交喚傳空谷之餘音萬
籟有聲鈞天合奏又奚羨淫哇之悅耳哉後一里許為萬
松樓樓瞰全湖天宇清明則波光瑩徹遊舫漁舟往來玉
鏡中時或彤雲四起舞絮飄空千里瑤華乾坤渾為一色
斯非天下一大奇觀矣乎陸行三里許為賓郭亭衆水匯
于大塘雙虹中貫葢遠峰前列潭影相映故也舟行而南
為兆魯亭兩川夾流魯洲當其會處昔人為洲圓當出高
第故名越河而南為景周亭亭建鄴湖之中紅蕖十里綠
潁千疇華實相鮮飛潛咸若葢見道仰師乎茂叔而觀物
竊比于莊生者也又別是武陵佳境矣沿江而入西湖名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

園古洞勝蹟在焉跨牛首躡芝嶠瞻眺徘徊匡廬五老舉
歸眉睫餘峰或遠或近或巨或細縹緲隱見於水雲煙霧
中則所謂江山畫圖乾坤化筆茲已陳其大概矣夫週迴
未踰十里遊覽不厭經旬又何必裹糧結侶遠涉閩越吳
楚之境哉

勸農亭記

張允掄

勸農亭在城北十里風雨山下歲以三月三日郡守與其
同僚及縣令行禮於此修舊典也祀先農崇本也相者致
告有祈也時用暮春當東作也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
未可以舉事焉爾太守出必躬必親也親之者先之也祭

畢農夫服牛秉耜以耕俶載南畝也臨田而觀之省耕也
大夫九推之義也賜之以米及餅食我農人也禮成設宴
於山意不在酒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天子且然而况
有司乎若曰農不務歲不登則不敢以宴云爾今禮衰樂
殘上世富而教之之制不能存十一於千百而歲舉此典
將以期年豐而民阜也年豐而民阜興於禮義盜賊衰息
兵革不作海內又安勸農者平天下之道也予承乏是邦
舉此禮凡四而年日以荒穀日以貴民日以感盜賊日以
多甚矣予之不職也豈致此亦有繇耶夫勸農之本在於
薄賦輕徭選用廉吏使一力於生養休息而勿擾其他古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三

者什一而稅三日而役其上既務為寬大簡易之政而公
卿大夫循行郊遂以身狎處於田夫牧豎之間而不見其
異故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夫筐筥之實葵菽之餐分其瀝於公卿大夫此今人所
笑以為鄙褻迂濶而古人用之以太平天下卜年世之長
此其為勸豈瑣瑣祈穀省耕之文而已哉若夫蠶未繅而
督夏絲種方播而責秋穀一歲之中三百六旬自昕及夕
追呼閔於巷鞭扑震於庭肌膚忍傷求貸富室不待流火
肅霜而衣食已無餘矣重之以水旱殘息蜉蝣耳當斯之
時雖有廉吏慘怛其心為民請命緩須臾之死匪獨無益

且將以逋賦廢悲夫吾見農日勸而田日蕪也故曰禮有本有文輕徭薄賦選用廉吏禮之本也祀先農行九推禮之文也夫疆圉多警方事征伐輕徭薄賦縱不易幾萬一有廉吏者獨不可稍寬以文法與譬貧家之子衣不完食不克既無可奈何矣又無慈母以撫之使日困於鞭笞而凌虐橫加吾見其死之速也今朝廷哀矜元元頒蠲租之詔海內延頸企足而望更生嚴治貪墨為民棄疾士之有志於救時者莫不砥礪名行脩寬簡之政勞來南畝庶幾民阜年豐以仰答天子休德而予告去矣將俟之後之人與與將俟之後之人與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

鄱陽縣學尊經閣記

陳四達 邑人

鄱陽縣學尊經閣記者紀吾師澹園余先生之為功於此閣也閣始余先生乎有始之者矣然則曷為獨功乎先生曰去圯就固聿成大觀係茲再造是以獨為先生功爾先是繡谷瞻四周師來署鄱庠論文式士期紹前徽凡勝蹟所湮次第修復於茂草斷碑中得經閣遺址殷然動肇造之思焉爰集諸生同其議請於今行漕河郡侯張公欣然報可遂率屬至其地咨度克協於是經始維秋而落成於冬我我焉障茲廟廡者不可謂規模之不立矣既而西省南宮聯翩踵盛識者謂地靈所振此其端也無何鱣堂撤

席熊轂遷喬後來者權輿弗繼良材堅甍委之鼠竊而莫與稽而風雨未除者且岌乎有漂搖之懼矣則幸有我澹園師借鐸於鄱也下車方僦室以處乃顧瞻不潰之築而已靡寧於衷但以時未可為至丁丑自燕臺再蒞遂毅然謀既厥終往事諸生職募歛而耆民司董成先生概謝去爰蕭誓神榜於通衢意懇語至多士亦感切而競捐其資匠發其素習者木石先直而後輸躬為督理自朝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手畫口授如出其意匠以自治其家垣以故衆激於誠相率勸功不踰月而高墉如城層樓若級窓櫺洞敞而芝嶼之大觀以成初以地擅四勝而建閣萃之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聖

乃徒有隆棟危簷翹首難躋至今而登臨百尺之巔匪幾可招蠡濤可挹俯瞰市井煙雲隔之此身恍在空明雖囂亦靜自今視昔蓋已臻於備美寧止規模之初立也哉且昔也捐俸為倡首藉誠勤而有愛人之君子鼓舞多方同寅應之下自邑侯上至觀察無不以捐助相尚即一丞亦能躬冒寒冽渡江購材是以周師有與為始也今也前令以束濕去官郡臬虛席者彌歲矣篆務有如傳舍俱未嘗不敷揚文事優禮青衿而值兵餉紛增寇起隣壤當事者日受檄走萑澤擒巨魁即朔望不遑一謁廟門而况能問閤工之何其而為之助哉先生無與為終而獨任不撓臻

成晏如是以為不可及也先生為洪都名宿丁卯受知於
鴻寶倪公日以國士天惠鄙庠特遲先生以中秘而徵重
壇帷望之嚴毅可畏而慷慨論議心在其口習而加親經
術浹洽多士進而飲滿曾莫罄其津涯今茲之舉寧弟以
翼地靈昭勝蹟而已哉將相與羹牆聖哲無虛聖天子崇
學之詔而以紹忠孝於先民也為儒宗者法三台辰雷繞
殿先生從此升矣臨汝潘師葛陽張師皆以待徵之學奎
聚一時實贊閣議而親先生在事竹屑不遺其材履屐皆
得其任嘆曰此真構凌雲手也無煩代斲矣而先生勞謙
抑抑方不自以為功然父兄職勞服習且久而不能紀叙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六

子弟之謂何是以言極無文以傳信焉耳崇禎戊寅月日

國朝

芝山書院記

郡守 翟鳳翥

聞喜人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為學也書院所以為學為
學又為書院何歟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為
之必易地易名曰書院何居曰學止郡邑有之書院則山
林鄉社之地隨人自起此嶽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
課試遵時制為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為性命經濟
之學是又分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孰大於是

書院講學未嘗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廢余謂郡邑城會庠序焉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戶誦而總其成于學校間足為國家樹人地爾矣若因學而廢書院此文公疏云老佛之宮徧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不知其說也余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于文廟之陽明倫堂餘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餽學者亦猶太學之明道堂白鹿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即于其學為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宮遺址為學為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余曰禾黍離離鼠兔交交飛螢走燐城墟蔓野僅遺

磚石為葺梵宮者移去矣故淮王猶暴屏下也牧樵牛馬日踐其上何如歸塋安山以其地為俎豆禮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為菁莪書院韓山青山等皆王莊久為士人混據重起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贍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恢舍宮殿為永福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為蕭梁宮殿也為寺與為學為書院孰愈乎余因為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菁莪碑與芝山書院舊碑并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莊為書院租田亦猶鹿洞志永豐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後堂如之兩廊號舍十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門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

七百餘畝歲租七百餘石詳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先賢饒柴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咫尺新安饒之士益親沐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戲近其居去其世如此其甚且未遠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希賢書院記

泰政 查培繼 海鹽人

古設書院以講學尚矣顧學無常師惟賢是希學固貴得賢者而師事之非必陳舉比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足以窮理事足以宜民忠孝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于用羹牆儼恪舍此安從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庚桑事同立雪吾師乎吾師乎庸有汪洋之歎乎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四六

昔考亭夫子出知南康軍既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教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逮士爰祠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歷年所野有哀鴻潢有佩犢水旱曠溢未足消沴而召和雀鼠萑苻未能移風而善俗深懼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貧而失業之人又徃徃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于四郊擇師而教之捐廩而食之亦履滿矣然散而不專且小學耳譽髦則不及焉會余攝臬篆居會城者十換萸葉而三州縉紳士民乃有講堂之舉及夏五返治諸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余而落其成余惶然

愧謝曰見若書院比比矣昨奉以為鱣堂今又將為旅館無益徒貽慨歎也無已則請推義塾之意而廣之為士子游息之地焉顧余安足齒竊幸有私淑矣自漢以來官于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三人宋得五人明得三人於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為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清臣顏公希文范公龜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靜涵張公象陸翟公為令者時則有若靖節陶公懷英狄公敬仲楊公為郡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為監司者有若岷瞻葛公若夫伯安王公則秉鉞專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連類同揆則魯公致

身於唐猶靖節之效忠于晉而其斥貪殘勸農桑討擒首惡四境肅然猶宋叔庠之去姦進善驅蝗渡虎王文忠之惠政及民羣盜屏息也若張靜涵之旌孝弟勸力田亦如之文正公之興學教士一以豈弟為政即楊慈湖之倡率士民闡明心學而象陸翟公能講學課士潔已勤民洵可齊驅顏范矣葛岷瞻之執法惠商救荒備患同于狄懷英之秉正保祚免租縱囚而慨直不阿箴時救敝則白太傅亦足多者至若濂溪先生在郡倡興理學民從其化士遵其教紫陽起而修明之姚江又以良知之說並暢宗風遂使孔孟道統薪傳不絕之十四先生者位不論崇卑人不

論久近總皆名實咸備體用兼收學問為真學問而不涉于虛無事功為真事功而不流于迂濶淵源相接至德堪師載考誌傳知追仰風範者三州以內各建有祠以崇祀矣余為合主奠位于一堂以其旁為負笈肄業之所每當吏散庭閒時與諸生析疑問難而芳型具在瞻仰如承余亦深幸得附弟子之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矣所望生是邦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就將夙夜道合芝蘭千古同堂如親提命是十四先生者固其師也官茲土者好爵是縻道腴可味功存赤縣福在蒼生求有餘師凜乎降鑒是十四先生者又其師也此余辭講堂之請行義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五

塾之實而官與士皆得師以就學焉名以希賢固厚願也若謂踵考亭祠祀濂溪之故事而行之余所不敢出也至于絃歌答響文教在茲先賢鑒臨俎豆弗替更有望于後之君子也夫

謁番君廟記

王 艮 歙人

王子客番陽與客尋止水之迹遂登芝山南望坤隅有聳然高出于闌闔之間者客曰是番君廟也其前則胡大理祠大理番陽人嘗于廟壁畫松題曰蒼虬出壑作詩于上為明太祖高皇帝所知官至大理少卿靖難時不屈死罪及其宗族親戚餘千人其後昭雪立祠嘉靖中史惺堂先

生脩其祠堂為講學之所相與入城就謁焉客曰番君一
令耳識黥布于羣盜遣梅鋗而裂土傳國五世廟食千秋
豈不亦豪傑之士哉王子曰子以令為卑挾尺寸而階侯
王為足豪于百代乎古之令非今之令也方秦之虐天下
共苦之陳勝以壘上匹夫揭竿而起魚書狐鳴以聚其眾
前無所因勢無所挾役天下之英雄以共為亡秦之舉如
此可謂之豪傑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之項
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
以推陳嬰苟有寸尺皆足因之以自致使番君不審于時
終為秦守其不同于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然則番陽之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五

尺寸亦羣雄之所耽耽也勝等舉兵在二世元年之七月
其九月會稽守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攻番君之叛秦實與
勝等接踵而起史謂其得民心民稱之為番君以湯火之
秦能使民懷之則其于民必不以秦法自恣而且為之惻
怛焉聞勝等之起躍然動中黥布乃適啟其機於是欣然
共事不復再計其以女妻之將無惕于布之雄鷲與雖不
足以語豪傑其審時赴機轉禍為福可謂明哲之錚錚者
矣若夫豪傑之興不一其迹然無不傳之于其世世治則
鳳儀麟瑞造就人才世亂則鵠起龍驤措民衽席其生也
以一身而立百世之規其死也以一日而定終古之是有

如江胡二公之死節史先生之任道雖骨肉顛連索居無耦固不失為豪傑之士也尊榮困頓視乎所遇淮陰之寄食絳侯之吹簫是已傳國廟食遇之隆耳烏足以定豪傑哉客曰若然則洪忠宣亦其人矣祠在治西可觀也遂共往再拜賦詩而去

重建芝亭碑記

泰政 李根雲 趙州人

芝山饒之鎮山也山故有亭創自唐龍朔間誌稱刺史薛振於巔得芝故亭于其處而山與亭並以芝名惜山川不改舊跡成塵亭之一椽一甍無復存者夫古人遺制大之平地成天小之前民利用即一器一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五三

物徃徃盡陰陽之變酌損益之宜其深識邈慮有非淺近庸俗之人得窺萬一者振道德事功不見史冊或亦河東大鼎元賞之流其築亭於此殆必有意應非徒侈草木之休祥騁一日之游目已也顧勝跡為墟九原不作其孰從而問之乾隆二年夏余自維揚轉運使奉

命觀察於此每當風日晴霽與僚屬諸君登山遠覽則鬱葱萬色蒼茫千里昔時風鶴戰爭之場此日太平耕鑿之盛歷歷皆在目前而閩越以來諸山屬者獨者高而嶠者卑而扈者莫不回旋俯仰如屏如案如龍

虎騰躑躅眉偃伏翕然聽治於是山而諸川之所輸
灌若濺者肥者漢出者滙則為澤流即為江者亦莫
不循厓順軌迭相經緯維是山之為用故山之高百
餘丈耳而雄長此都有方伯連帥寅亮天工之象焉
然山之為峰者五其左右翼皆崢嶸拱峙獨中峰退
然俛首如將不勝亦似有名實未副者及躋其巔叩
昔所為亭者則遺址尚存適當中峰之缺余乃喟然
曰善乎是乃古人之所以為亭者乎夫饒州為吳楚
要會山川與衍嘉穀百物實生其間昔之仁聖賢豪
文章道義鍾於斯者實未易一二更僕數益精英所

會信而有徵也今古制既湮山川減色不一為吐其
光氣其何以告無愧于古人而慰我父老子弟乎于
是與同事諸君亟謀興復之計郡人士咸聞而躡之
故樂輸刀布以勸盛舉不數月遂落成焉亭之高可
三丈而臨八風樹以柱石護之欄楯升階三重瓴甍
孔固其規畫制度雖未知視昔何如而亭亭雲表居
然弁冕一切則庶幾古人遺意而饒之士氣民風將
由是焉躋而日上後之覽者其大夫師長緬希文龜
齡之舊治則保釐熙績

聖天子之所嘉與也其遷客騷人流連景物擅茵閣吹臺

之勝又士君子之所艷稱也吐哉此亭勿謂古今人不相及矣爰為之記

重修康王廟記

邑令黃登穀大興人

人之是非與奪不能無私而在身後者為至公即身後之傳紀每承善善欲長之意而徇其後人之請則又不能無私而惟列祀典者為至公益馨香俎豆智愚皆奔走其間垂之久遠不欲其墜失此誠非一人之私也忠烈康王之祠於芝陽者五六百年矣其初非生於此地亦未嘗綰半綬臨斯民之上特以勤勞王事志決身殲以一死繫泰山之重昔之賢達聞

鄱陽縣志

卷十六

記

五十四

其風者奉辨香芹藻以昭其風思無斃之忱何嘗逆計數百年後之人守茲弗替哉余竊論朱邑之祠於桐鄉也謂其子孫祀我不如桐鄉民則桐鄉之民亦惟是感惠愛於生前以是誌其報也不可謂非私也練子寧之生於峽江而新淦人爭奉之訟於有司久而不決後乃兩地並建廟祀以解其紛意以仁賢所生地增其重欲誇之他邑以為榮曰吾東家某云爾亦不可謂非私也余移任鄱陽仰惟

今天子興道致治欲以化民成俗之權寄之守令而古人神道設教未始非勸善禁惡之一端是以循省諸廟

祀壇場之地攷厥所由如陶長沙之祀也則亦峽人之祀練公也番君之祀也則亦桐鄉人之祀朱邑也獨康王不生是鄉亦非有宦蹟可攷而廟食至今屢廢而復興者非其忠義在人烏能若是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孝之生於人心者屢劫而不能晦蝕瞻仰靈光雖百世有廉頑立懦之效此誠天下之公心而非一郡一邑之私也已康王之祀西江多有之而鄱為盛則又此邦風土之善顏范諸大賢所激揚而成就之者也乾隆戊辰冬月記

